



愉頤度曲

梁君度

Kimi 看圖解字

2月19日，香港著名書法家馮萬如先生邀請出席香港書法協會春茗，筆者在現場即席揮毫，留下幾幅書法作品後便因事提前離去。事後馮萬如會長傳回現場拍攝的3幅照片，今嘗試用人工智能軟件Kimi識別書法，向Kimi發上3張照片後，Kimi看圖解讀如下：這些圖片展示了書法活動的場景，參與者們展示了他們的書法作品。以下是對每張圖片的詳細介紹：

第一幅圖

背景：背景是一個紅色的橫幅，上面寫着「2025 靈蛇瑞新」等字樣，表明這是一個新年或慶祝活動。

人物：4位參與者站在橫幅前，手持書法作品。

書法作品：

左邊的兩位男士分別手持豎幅書法作品，內容為古詩或對聯。

中間的女士手持一幅較大的橫幅，上面寫着：「耕雲種月」。

右邊的男士手持另一幅橫幅，上面寫着：「觀自在」。

第二幅圖

背景：背景是一個室內場所，牆上掛着多幅書法作品。

人物：兩位男士站在書法作品前，手持一幅橫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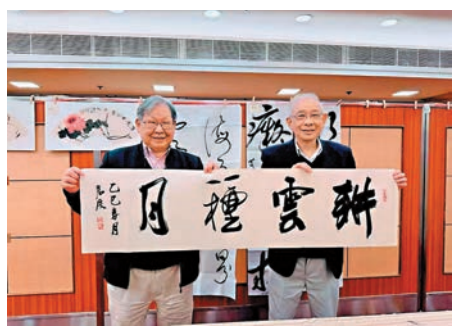
書法作品：

參與者們手持的橫幅上寫着「耕雲種月」，這與圖片1中的一幅作品相同。

牆上的其他書法作品展示了不同的書法風格和內容。



●這是Kimi所解讀第一幅(上圖)和第二幅(下圖)的照片。 作者供圖



文公子手記

文公子

應使則使應慳則慳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於2月26日發表財政預算案前，早已明言，由於面對財政赤字，今年政府將做好「節流」工作，而預算案中也的確有不少相關舉措，包括調整甚至取消部分民生相關補貼。由於此舉涉及民生利益，必會引起民意批評，須小心應對。

講句公道話，現今財政司司長不易為。

現時的赤字千億元，主要由於過往幾年在疫情時，無論抗疫情、保就業、保經營，都已耗資甚巨，而同時經濟恢復元氣需時，地產市道未如理想，也影響政府主要收入來源實地收入，因而造成財赤，縱使財政司司長如何三頭六臂，也大有巧婦難為無米炊之嘆。

問心而言，如果當日政府並無扶持中小企、保就業的各項舉措，相信結業潮絕對在所難免。今日大家在工作或經營的公措，是否尚在人間，相信仍屬未知之數。因此，文公子建議大家少抱怨，多做事，就算減少了派糖，也增加了收費，大家也應該上下一心共渡時艱，做好自己本分，群策群力下，自可再創光明的未來。

當然，市民也應該對政府有要求、有監察，作出具善意的批評，講出有建設性的建議。

文公子認為，管理公共財政的原則，應該是「應使則使，應慳則慳」，理財要審慎，用錢要精明，最好可以有投資回報的付出。

例如最近香港發展盛事經濟，但在選擇盛事時，不能再來者不拒，而是善作選擇，以能帶動旅遊、刺激經濟、促進消費、彰顯國際地位、惠及本地營商為原則。

此外，對於香港未來經濟發展，只要能提供動力的行業，都應繼續作出投資與扶植。也不妨借力打力，引進更多國際知名企業進駐香港的新發展區，從而吸引及帶動其上下游的企業來港集合發展。

文公子非常欣賞預算案中提出發展創科，透過發展人工智能，配合國家發展大局去推動新質生產力。

對於善用科技，文公子亦支持政府透過科技、精簡程序及人手，推動公務數字轉型，為市民提供更有效率及更優質的公共服務用戶體驗。此舉也有助發展智慧政府和建設智慧城市，確為善政，正如香港電腦學會會長鄭松岩博士指出，樂見政府在審慎理財節流之餘，亦能適度藉創科為經濟開源，並增撥資源支持科技行業發展，為未來投資，是高瞻遠矚的構思，值得支持。



淑梅足跡

車淑梅

龔嘉欣具有哪吒精神

剛榮升「視后」的龔嘉欣對2025年充滿期盼，有云今年目標是拍拖，會不會和方力申一樣突然宣布已經結婚了？「會的，我會的，以前的我，整天都在意幾歲結婚，25歲？可是種種原因一直未有達成，現在我的想法就是想做就做囉……不過到時還要尊重另一半的看法。現在我沒有拍拖，沒想到對方是個怎樣的人，相處是雙向的，要別人適應我們的生活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日夜顛倒、很少休息時間，一定要遷就和體諒。我是一個不能懶下來的人，我想大家朝同一方向前行，相互支持走未來的路。以前的我不懂得表達自己，滿以為不用說出來對方一定會明白，我現在學習要講出自己的想法。」

「我夢想中的婚禮非常簡單，愈簡單愈好，只要那些真正愛錫自己的人，在場見證已經足夠。如果我真的結婚，照顧家庭就是我的終身職業，但演藝也是我多年來喜愛的，我希望家庭事業雙兼顧，我喜歡孩子，生幾多個也沒所謂，所以我最初的理想就是當幼稚園教師，從來沒有想過要做演員。(可有受到爸媽的婚姻經歷影響?)那是兩件事，年代不同了，現在我也學會好好照顧自己，這樣才有能力去愛錫他人。朋友都緊張地為我介紹人選，現在我也會多點去表達，否則人家也不知道我也想像發展一下。」

頒獎禮上嘉欣多謝姐姐提醒要儲錢，但聽聞她在中學期間已儲了20萬積蓄，她哈哈笑了，「其實我從小都不愛花費，也沒有太多的物質追求，當時16歲拍平面廣告賺外快，我一直將錢儲下來，我喜歡做定期。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身邊的朋友都是應使則使的人，例如陳凱琳真誇張，就算拿着兩個很大的行李，她都不會坐的士，而選擇坐公共交通工具回家，我覺得好值得學習，她說得對，又不是趕時間，沒問題啊！」

獲得視后有說賽果爆冷，應該屬於《黑色月光》的楊茜堯，嘉欣回應，「其實每一個劇集作品台前幕後的同事都用心去做，但獎項只得一個，所以得獎後我跟自己說一定要繼續做好，不可辜負別人對自己的愛戴。(可有影響兩位的情感?)當年拍《守業者》的時候我們好親近，因為那是民初劇集，很多外景，我的傘好薄、沒有防UV的，她就送了一把紅色格仔銀色底的摺傘給我，現在我還在用着哩。頒獎禮後，她也有發相片和短訊給我。不覺，我入行16年了，別以為我的角色在電視上陪着大家，實在我要多謝你們一直陪伴着我，這是最想要大家知道的。」

嘉欣自小由祖父母照顧成長，甚少和父母接觸，養成了獨立自主堅毅的個性，她一直牢記祖父差不多每天都說的話：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她演活了「不認命」的哪吒精神「我命由我不由天」。真的，要預測未來的最好方法，就是為自己創造未來！



●龔嘉欣今年目標是拍拖。 作者供圖



百家廊

戴春蘭

春來桃花艷

久未踏足鄉土的你一定記得，是桃花最早從冬間的微醺中醒過神來，走在春天的路上。

許是認為桃木驅邪作用，極好種植，也是為了給孩子解解饞，鄉下房前屋後都會種植幾棵，無賴地依偎在土牆邊或圍角，在黃泥黑瓦的映襯下格外明艷照人。

整個乾僵的冬，桃樹盤臥臥龍般的枝幹在風霜裏靜默着，第一縷春風降臨之前，眼尖的孩子已經在光禿禿的桃樹枝頭發現綠豆大小的芽苞，在濛濛春雨的撩撥下，日見長大，如花生，如腰果，愈來愈鼓鼓囊囊，尖上一點點紅，活脫脫就像嘟嘟嘴的小妹子。春風輕輕一賂肢，這花苞終於掌不住，「撲哧」一聲笑了，卻還略微羞澀，半開未勻，像深口的酒罈，裏面盛滿幸福的漿液。

早有性急的蜜蜂進進出出一親芳澤，滿枝桃花也芳心大亂競相綻放。花瓣兒帶着稚嫩的青澀，半開的花苞有回眸一笑的欲說還羞，全開的桃花最見風韻：正中間一簇密密實實的花蕊，頂着嫩黃花粉，與蝸牛柔軟的觸角一般無二。五片花瓣呈五角星形打開，根部紫紅，愈往外愈淡，像國畫漸次暈染得粉紅。那花瓣薄如蟬翼，幾乎透得見光，細密紋理也纖毫畢現，老人家用「桃紅花色」來形容少女吹彈可破的肌膚，實在妙不可言。

這便是鄉村裏最常見的毛桃了。也欣賞過桃花及油桃，花瓣重重疊疊繁複許多，花色也有深紅、淺紅、玫紅、白色變化多端，便是改良的品種，顯得高貴典雅。很奇怪的，竊以為，遠不及毛桃花飽含村野趣容易

親近。

遠遠的，便有花香蕩蕩悠悠飄散過來，發酵似的愈來愈濃，帶着糯米酒剛出酒娘時的甜醇。孩子們在桃花樹下呼嘯着追逐嬉戲，偶有一片兩片花瓣悠悠地飄落到頭上，抬頭望望枝頭上粉盈盈的花朵，遠古流傳下來的童謠便脫口而出：「雞公子，啄尾巴，啄到婆婆樹兜下。婆婆出來看雞子，姐姐出來撈桃花。桃花開，李花開。」那麼多桃紅花色的妹子聽了，向着高遠的藍空長吁口氣，腦子裏不禁想起那個偷偷來找自家的他，臉更燒得厲害。三兩隻雀鳥嘍的一聲直竄向雲霄裏去了，自成林間空中淡墨疏痕似的點綴，也把那縷情思遠遠地捎去了。

在泛黃的《詩經》裏，早有古人深情吟唱：「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在桃花灼灼花紅柳綠的春，喇叭嘖嘖嘖嘖嘖嘖嘖打起來，抬着大紅花轎迎娶一位桃紅花色美麗賢慧的姑娘，那畫面，只一遙想，便足以讓人心旌搖曳！

而我與桃花的緣起，始於剛畢業那年的春天。在城裏長大的我，卻被分配到一個簡陋的村小教一年級。教室低矮，學生無論穿着還是知識面都無法跟城裏的孩子相比，我只覺身單體冷，整天陰沉了臉，對教學應付了事。寒假後開學的某個清晨，我剛進教室門，一大把桃花斜插在玻璃瓶中，枝幹旁逸斜出，粉嫩的花瓣上滾動着晶瑩的露珠，晨曦裏正開得爛漫，還有許多將開未開的花苞，不待湊近，絲絲縷縷的馨香彷彿天光煥

然，瞬間蕩蕩盡所有的煩憂。

「戴老師天天快樂！」全班同學在班長的「起立」聲後整齊真摯地喊着。那一瞬間，我望着45顆向陽的心，眼睛酸澀，多可愛的孩子，多貼心的關愛啊！已將春日般的溫暖送抵我內心最深處！

我將那些燦爛的花朵捧在手心，深深地嗅下去，帶着陽光與雨露的清芬在我心底流淌啊：同樣是桃花，有些長在紅柳綠的繁華都市，盡享陽光雨露；而大部分桃花只長在山野的田頭地尾，花開花謝無人問津。可桃花從不意別人在用怎樣的眼神看它，春風一吹，春雨一臨，它們帶着淚，站直身，開放出粉嫩花，散發出細若遊絲的香，讓陽光打在面桃花燦若朝霞的臉上，照樣燦然地笑，照樣年復一年地怒放。

也是從那天開始，我像桃花一樣開始綻放：我和孩子們在桃花香中認真學習，在桃樹下一起遊戲、唱童謠，閒時就一起到食堂學做桃花糕、桃花粥，晶瑩剔透的雪白中點綴着讓人無比驚艷的粉紅，讓孩子們笑得比桃花還艷，多年之後都念念不忘！

當身邊圍繞着嘍嘍喳喳的可愛孩子，當課堂像小鳥一樣自由飛翔，當一屆又一屆孩子隨桃子成熟，我深深知道：風吹老了山河歲月，雨淋散了煙花月色，只有桃花，天天灼灼，在眉間心頭綻放，一如初見時的鮮活模樣。於是，不管紅塵有多蒼白，不管周遭如何喧囂，你會在桃花樹下抱緊自己的香，不迎合，不將就，專注於每一個平凡的日子，修得圓滿，修得無悔。



點滴

陳復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更何況都是認識超過40載、當年在美國結下情誼的好友，自疫情後，他們兩對夫婦特別來港歡度春節。

吳國寶學長是三藩市的僑領，也是母校浸大的第一屆校友，早年移民美國，他夫人陳麗麗(Lily)女士早年曾於邵氏拍攝電影，後負笈日本念書，婚後在美國發展地產事業，幹得有聲有色，且熱心公益。1985年，我首次到三藩市慈善表演，就是應邀於她當時負責的美國中華總商會。

另一對美國好友Dennis Clarke伉儷，兩人都是混血兒，由於Dennis土生土長於香港，上大學時才遠赴美國，故能操一口流利地道的粵語，1985年，在三藩市演出後，媽咪和我順道往羅省旅遊，下榻於比華利山希爾頓酒店，當時Dennis是酒店經理，知道我們來自香港，他鄉遇故知，大家倍感親切，還特別介紹了他的漂亮美日混血夫人Margie跟我們認識……2001年，在港再見Dennis時，他已貴為全球希爾頓酒店集團的亞太區負責人，更將旗下的港麗酒店(Conrad)業務，管理得蒸蒸日上。

這天Conrad茶敘，雖然已移民美國多年，但大家始終視香港為故鄉，是他們的第二個「家」，難得共聚，回首當年，只覺歲月匆匆溜走，轉眼

茶敘話當年

已是40載——Lily提議新春期間，定要到黃大仙祠走走，祈福許願，原來她在網絡上看到了我們攝製的紀錄片集《圍繫香江百載情》，非常吸引，跟她年輕時曾踏足的印象，相去甚遠。

於是，新正頭相約到黃大仙祠去，大家也真正感受到「人山人海」的擠擁熱鬧，幸好在道長「添兄」(暱稱)特別安排下，來到大殿上香祈福，吳學長還在壇前求得靈籤，滿心歡喜之餘，巧遇監院李耀輝博士，難得他於百忙中抽空跟大家會面，美美共談，增長智慧，監院還贈與兩位夫人每人一串九珠連環手鏈，只見各人笑得合不攞嘴，紛說此行是他們全程最大的收穫，榮幸與祝福！

真的感恩仙師、監院、黃大仙祠各同人——讓大家感到「有求必應」！



●好友自美返港，新正頭到黃大仙祠祈福許願。 作者供圖



紅畫館

查小欣

《城寨》展覽帶動電影經濟

《九龍城寨之圍城》效應強勁，無遠弗屆，旅遊局捉到鹿說脫角，與電影公司合作舉行電影展覽，正在啟德AIRSIDE舉行的電影展覽回響大，吸引不少遊人特地去沉浸式重溫電影中的場口，參觀展覽的遊人接踵而至，商場該層人流上升六成。

最近電影揚威日本，上映兩個多星期，票房已衝破2億日圓(約1,040萬港元)，成為近5年日本上映最高票房片。電影受歡迎，同時引起日本旅客對城寨及九龍城的興趣，參觀展覽的日本旅客大大增加，英國、美國、加拿大、德國及法國旅客亦不少。

展覽將舉行至4月13日，免費入場，快去感受一下那份城寨風情。中學時曾隨老師入城寨數次，見過真貌，證實電影公司確是神還原當年的城寨，充滿回憶，到訪3次，每次都有新發現，發掘更多隱藏彩蛋：充滿童真的謎語、陳洛軍身

份證、王九皮鞋、信一皮襖、城寨叉燒飯等。

然後去九龍城Citywalk感受戲中氛圍，先去德興魚蛋，該店在城寨開設魚蛋檔起家，已有超過40年歷史，戲中「魚蛋妹」隔空與其呼應，原來黃子華拍《破·地獄》時亦常來幫襯，因他在戲中經營的長生店就在對面馬路，每次收工後，他便來買魚蛋。

片中飲功夫茶的場口，就去茗香茶莊品嘗即場沖泡的香濃功夫茶，茶莊上世紀六十年代落戶城寨外圍，見證城寨盛衰，該店至今堅持用人手揀

茶葉及炭火烘焙茶葉而馳名。最後在樂口福酒樓吃正宗潮州菜，該酒樓坐落戰前唐樓內，是九龍城老字號，已有近70年歷史，片中秋哥(任賢齊)請龍捲風(古天樂)在此晚飯，其古式裝修布置，吸引多齣賣座電影如《金手指》《鎗火》《忘不了》等來取景。

追尋電影角色的足跡成為眾多遊客來港部分目標，旅遊局以「走進電影，走進香港電影」發展「電影經濟」大有可為。



●展覽陳列的人型公仔及漫畫是按照原貌，重新製作。 作者供圖



藝術天地

趙志軍

藝術——童年的那束光(一)

很多年以後，當我在香港的畫室裏回憶從前，仍然分不清在我的孩提時光裏，究竟是藝術選擇了我，還是我選擇了藝術。但可以確定的是，在那些艱難的歲月裏，藝術彷彿一束光，照亮了我的整個童年。

1966年1月，我出生在山西和內蒙古交界地豐鎮市霸王河邊上一個偏僻的村莊善善莊。母親帶着我和哥哥姐姐在這裏和外公外婆在一起生活，那時父親遠在內蒙古的察右後旗的旗裏做鄉公安特派員工作。在我快3歲的時候，妹妹就要出生了，父親回來接我們進城。那是我第一次看見火車，一個龐然大物，冒着白煙吐着熱氣、鳴着刺耳的笛聲開進了火車站，我緊緊地拉着媽媽的手依偎在媽媽的身上，5歲的哥哥害怕地撒腿就

跑，被爸爸抓了回來抱上了火車……就這樣我們來到了內蒙古察右後旗土爾台鎮，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上開始了新的生活。

1972年我開始在當地讀小學，那時學校的課很少，只有語文、算術、圖畫、體育和音樂。我特別偏愛圖畫課，後來又稱為美術課。經常把課本和作業本畫得一塌糊塗，有時考試的時候也會在考試卷上畫個不停，以至於考試卷不能夠做完，經常成績不合格。家長常會被老師叫到學校來，回到家裏就會被父親用雞毛撻子一頓教訓。即使這樣，我也非常執著地喜歡美術。我學着石匠用釘子在磚頭上雕刻雙魚的圖案，我細心地觀察畫匠給老百姓家裏畫花鳥魚蟲圖案的牆裙和鋪在床上的油布，還有掛在牆上的玻璃畫；我還用泥巴為自己做了一個筆筒，把筆筒的表

面雕刻上樹皮的紋理，染上樹皮的顏色，印象中這個筆筒一直用到考上大學。老師和家長都認為我不務正業，整天亂寫亂畫，殊不知，這卻開啟了我走進藝術殿堂的最初萌芽之門……

(待續)



●作者的畫作。 作者供圖